

可能是因为我们很早就有“博物”的说法,像《汉书》里就有所谓“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话,所以我们总是本能地以为博物馆也是“古已有之”,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据说,“博物馆”这个词最早是晚清著名的报人和思想家王韬(1828年—1897年)从“museum”这个词翻译过来的,不过他将其翻译成“博物院”,而不是现在通行的博物馆。而晚清以迄民国,博物院这个词通行了一段时间,现在的故宫博物院,还有南京博物院等,就是那时的遗存。

博物馆不仅是个大院

张生

而“museum”这个词,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缪斯的座位”,指的是哲学的机构或者沉思的场所,在罗马时代这个词指的也主要是哲学讨论的场所,所以博物馆最初是与人对于知识的学习和讨论联系在一起。而现在的这种以收藏各种文物并且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则起自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人们不再“空谈”知识,坐而论道,而是“看图识字”,“图文并茂”,直接面对具体的对象来学习和讨论知识。1867年,王韬在看了大英博物馆这个著名的“博物院”后,就对博物馆的这个功能大加赞赏,他认为因为人们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所见所闻总是很有限的,而且,“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未知为何名者”,而博物馆却可以搜罗古今,让人在参观时,“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漫游随录》)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而这也是现在的人们到博物馆去参观的目的所在。像洛阳的“天子驾六”博物馆,不仅解开了多年来人们争论的古代天子出行到底是驾四匹马还是六匹马的千年谜团,还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到六匹马的驾驭方式。这是大的例子,对中国历史来说,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沈从文从出土的文物和绘画等中考索了汉族男子留胡子的问题,指出胡子的多少,或者说胡子的漂亮与否一直不是决定男人是否是美男子的标准,反而不留胡子倒是在某些时代成为美男子的象征,像魏晋时代甚至达到病态的程度,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美的标准。(《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这多少也让人觉得现在流行的新鲜肉涂脂抹粉的做派并不“新鲜”,这个倒可以说是

老领导老台长,今年高寿九十。生日那天,出了本书,取名《溜溜之歌》。溜溜,啥意思?一个人活得长寿,本身就很简单、很有意思。倘若活到耄耋之年、鲐背之相,还能举重若轻地冠以“溜溜”之名出书,那一定是有意思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溜溜”好像没啥意思。唯一可以拿来佐证的,就是从小说得知雷贯耳、自然然而会吟唱的那首《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稀里糊涂地明白:“溜溜”,无非就是语气词,表现一种状态——无为、自在。

但“溜溜”,又并非真的没意思。若谁口出此言,当即道破天机——四川方言。是的,老台长郑老出生在重庆市,少年入伍、青年入朝,军旅生活三十年。写过长篇报告文学、采过新闻报道;编

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沈从文从出土的文物和绘画等中考索了汉族男子留胡子的问题,指出胡子的多少,或者说胡子的漂亮与否一直不是决定男人是否是美男子的标准,反而不留胡子倒是在某些时代成为美男子的象征,像魏晋时代甚至达到病态的程度,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美的标准。(《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这多少也让人觉得现在流行的新鲜肉涂脂抹粉的做派并不“新鲜”,这个倒可以说是

写过上海电视台首部电视剧《女兵》、编导过纪录片《曹禺访巴金》。担任电视台领导职务后,主管文艺节目。20世纪80年代电视台的名牌节目《大世界》《大舞台》《六十秒智力竞赛》《卡西欧杯赛》《卡西欧杯家庭演唱赛》,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还担任过上海电视台开闭幕式总策划、上海电视节国际评委、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国家评委、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要职。郑老最擅长、也最钟情的,还是诗歌创作。1958年发表了《早操》“我们的歌声划过了夜幕,我们的歌声点缀着黎明”,2009年刊登了《老兵赞》“我们与时代同步、我们与祖国同行。战士胸怀天下、老兵永永远年轻”。还有《和人民在一起》《百姓在我们心中》《情满岳阳》《咏老》……句句用心、首

人们求知的渴望,不仅包括认识自己的梦想,还有想认识世界的梦想。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博物馆里一旦有国外的艺术品的展览,总是人满为患的原因。虽然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可是数码的虚拟影像还是代替不了实物给人的震撼,这也许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真正的艺术品所具有的那种“灵韵”的魅力,机械复制或数码复制的艺术品,即使再可以乱真,再可以让人身临其境,但都因不具备这种“灵韵”而无法给人以真切的震撼。

王韬在参观了巴黎卢浮宫等博物馆后,对这种当时中国从来没有的通过具体的“形象”向公众展示知识的形式感到震撼。而我在2006年第一次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时,既对“鲁哇博物院”(卢浮宫)建筑“楼宇巍峨,崇饰精丽”的壮观、规模的宏大和展品的丰富感到“王韬式”的震撼,更为其“世界性”的陈列展品的方式而震撼。那里不仅有美国自己的历史文物的陈列,还有希腊罗马、欧洲的历史文物,非洲的历史文物的陈列。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埃及的木乃伊、希腊罗马的大理石

首动情。《老者之歌》,郑老这样写道:“我们从岁月中走来,心中装着一个时代。我们崇尚两袖清风,我们唾弃官场腐败。我们和祖国在一起,老者健步走向未来。”

握住枪杆,拿起笔杆;军人风骨,诗人气质。也许,无论职位再高,都无法体现郑老的德高望重;作诗再多,也反映不尽郑老的才情横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文艺部老员工聚会,大家赞不绝口的,是老郑对上敢想敢说的做事风格和对下勇于担当敢作敢为的领导风范。原来,“溜溜”,既非“溜须拍马”的溜,也非“溜之大吉”的溜。“溜溜”,看似无为,却“无为而无所不为”;实则有为,又“有为而有所不为”。

人们求知的渴望,不仅包括认识自己的梦想,还有想认识世界的梦想。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博物馆里一旦有国外的艺术品的展览,总是人满为患的原因。虽然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可是数码的虚拟影像还是代替不了实物给人的震撼,这也许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真正的艺术品所具有的那种“灵韵”的魅力,机械复制或数码复制的艺术品,即使再可以乱真,再可以让人身临其境,但都因不具备这种“灵韵”而无法给人以真切的震撼。

王韬在参观了巴黎卢浮宫等博物馆后,对这种当时中国从来没有的通过具体的“形象”向公众展示知识的形式感到震撼。而我在2006年第一次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时,既对“鲁哇博物院”(卢浮宫)建筑“楼宇巍峨,崇饰精丽”的壮观、规模的宏大和展品的丰富感到“王韬式”的震撼,更为其“世界性”的陈列展品的方式而震撼。那里不仅有美国自己的历史文物的陈列,还有希腊罗马、欧洲的历史文物,非洲的历史文物的陈列。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埃及的木乃伊、希腊罗马的大理石

一本《溜溜之歌》,收集了三十余首豪情满怀的诗歌以及五十多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有巴金、白桦、俞振飞、秦怡……还有一张35年前与我的合影。扉页上一句“知心知肺胜兄弟”的赠言,让我虔诚诚恐不知所措。莫非郑老早已先知先觉,我对“溜溜”会有感知感觉?即兴作诗、出口成章;卡拉OK、张嘴就唱的郑老,总能把那句“世上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地求哟”,唱得溜溜上口无为自在。

如此看来,人生九十,所谓千山万水、红尘滚滚,无非就是出来“溜”达一圈、潇洒走一回而已;就算功成名就、拜将封侯,最终还需释怀放下、片甲不留。“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这《溜溜之歌》,是郑老的一生留影?还是人生留言?缘来情不自禁,何止妙不可言,有意思!



画兰

齐铁偕 诗书画

先直后曲的墨叶
终于向春风弯下腰肢
参差错落的芳苞
笑口盈盈地争相走来



中国人崇拜雄伟的东西,诸如老虎和雄狮。狮子这东西,和龙不一样,现实中有,又称百兽之王,尊贵之容胜过老虎,让人见而生畏。南北方气候不同,舞狮子的风格也不一样。那一年去浮梁,看到县街里的石狮子和瑶里街面上的石狮子还是不同。衙门里的石狮子威风凛凛,街面上的石狮子就多了些烟火气。北方的石狮子和南方的石狮子,就像北方人和南方人一样,刚毅与柔和相别明显,这大概是南北方的石匠雕刻气质不同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想四季如春的冬天,南方的石狮子,如果张牙舞爪,也配不上这天然的景色;北方的石匠在寒风里雕刻石狮子,心情该是多么地悲壮,不把石狮子雕刻成一个魔王的样子,心胸难以达成穿越江海的气度。南方以南和北方以北,人的性格还是有很大不同,不承认这种文化的差异是不行的。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地域关系很大。人人都想穿越时空,但人人都在时空里生长。气候的变化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长期环境影响会改变一个人的肤色。有一年到东非大地上调研,看到中国员工脸面被太阳晒得比黑人差不了哪去,长期性的习惯会养成一种文化,这是自然的事情。这种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人容易对这些浑然不觉。其实,人的优势就是劣势。刚烈是一种美,刚烈到时常决绝就是一种遗憾了;柔弱是一种风格,柔弱到被人时时欺凌,也不是一种好现象。窃以为,北方人要到南方走一走,南方人要到北方去看一看,文化的杂糅容易让一个人丰富完善起来。这个世界用哲学家的话说“怎么着都行”,人的面前摆着可供选择的千百条道路,南北方文化的杂糅可以让文化改变很多认知。东部西部的文化交融,何尝不是这样呢?我看过安塞腰鼓里融进了黄河跌宕的气息,也从苏浙沪的茶道里感受到江南文化的绵长。边疆作家的单纯值得赞美,大学教授文学创作的渊博,也值得每个人思考。文化这东

南方的石狮子

戴荣里

西,唯有交融才能成其大,成其雄浑。一个人读万卷书真不如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有时在文化的交流里,能摩擦出思想的火花来。这样的感受我时常会有,我会让诗友们广泛涉猎各类著作之余,鼓励他们四处走一走。

北方春天里的荠菜与苦菜,能带来大地的气息。我在南方一次吃过八个艾叶糍粑,滑润爽口,真乃人间美味。北方的艾叶味道浓烈,艾叶糕做出来味道冲,南方的艾叶糍粑,一入口,就俘虏了你的味觉。想想南宋时,来自北方的文人墨客成为推崇偏安一隅的自甘堕落者,与这种口食之物的满足欲不无关系。我时常咀嚼艾叶糍粑的味道,问做法,乃是将新鲜艾叶切碎、滤去苦汁,将糯米糍合在一起,团成团,



蒸出来,有讲究的食客,还会放入芝麻等物,随各人口味。或绿或黑之圆润之貌,看上去就像一个自谦柔者的眼光,满含令人喜爱之色。口感绝佳,又属真正的绿色食品,还带有古色古韵之气,让人想起人与自然、历史往事。这样的美食,对食客自是唯美享受。

南方的石狮子,有的在文物古迹之中,有的在市井门扉之间,看上去,没有了狰狞之色,倒有不少和缓之意。这些石狮子,有的身上布满了青苔,响应着南方的湿意;北方的石狮子风化严重,有的会像一个缺牙少眉的老者,叙述着风霜的残酷。看一眼南方的石狮子,想一想南北方古圣先贤们的遗存,你会生出很多感慨!南北方文化,岂是一个“山水文化”所涵盖的?!南方以南的南,和北方以北的北,又该是怎样的差异?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走遍全球,但在行走中,感受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品味了!不是吗?

第一次自驾,选择目标颇费了一番心思。想去苏浙,但觉得太近,不过瘾;想去“远方”,比如新疆、云南,甚至西藏,但没有经验,菜鸟一枚,缺乏勇气。经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把“第一次”献给霞浦。

福建霞浦号称摄影胜地。那里是出大片、成大家的地方。各类摄影大奖赛的获奖作品中,总能看到霞浦的彩霞和波光。据说即使摄影菜鸟,在那里随便拍一张,也可在朋友圈赢得一片“赞”声。

霞浦距上海600多公里,当中隔一个浙江省。抓紧点,一天可达;宽松点,两天必到。而且线路简单,沈海高速一路到底,对自驾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锁定霞浦,我与老婆迅速投入各项准备工作。没想到,自驾的喜悦,从计划、准备阶段就开始了。这期间,两人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做不完的分工合作,耗不尽的兴奋期待,还少了许多平日里时有发生矛盾纠葛,生活洋溢着和谐欢快……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这天我们9时启程,下午5时到达预订宾馆。全部路程一天走完。

霞浦的日出,是这次自驾游最期待的美丽。出发前我从网上查到4月份霞浦的日出时间是5时30分,提前半小时到达应该问题不大。但网上又说“高峰期”这里“人满为患”,稍晚点“机位”都

找不到。我不知道眼下算不算“高峰”,为保险起见,决定把时间再往前推半小时,算上路程,意味着次日凌晨3时我必须起床。

本来以为出游第一晚会非常简单:疲劳把我迅速带人梦乡,一觉睡到闹铃响起,满血复活……不料当晚居然失眠了。先是担心“睡死”,与“日出”失之交臂;后又因为久久不能入睡产生失眠焦虑。其间,还不时有彩霞、波光、渔船等景象在脑中跑马灯,不仅睡意全无,还越来越亢奋,像打了鸡血一般……与其辗转反侧煎熬,不如调整计划。我给熟睡的老婆留了张纸条,独自提前出发。

导航仪把我带到一个叫“太阳坞”的摄影基地。打开车门,咆哮的海潮声和浓烈的海腥味扑面而来……这是鲜活的霞浦,我感受到了它的呼吸。

等待漫长而焦灼。眼看日出的时刻即将来临,整个平台仍只有我一人杵在那里。即使不是“高峰期”,也不至于仅我一人来此“发烧”吧?正



“日出”的剧本突然变了

陆伟斌

纳闷呢,看到一个渔民模样的男子挑着担向我这边走来,还主动跟我招呼:今天也来呀?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又听他说:快要下雨了。

天啊!千计划,万准备,唯独把摄影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天气”疏忽了。赶紧打开手机刷天气预报,悲催啊:从未来两小时到后天的后天,这里将始终阴雨绵绵……也就是说,我搭上所有的假期,霞浦也不会给我一天的晴朗。

天亮了,阴云密布。整个滩涂没有色彩、层次、光影变幻……我彻底崩溃。

回到宾馆,老婆浏览我的“作品”,突然说:不错哎,有古代水墨画的韵味……开始还以为她是在宽慰我,但当我重新审视这些照片时,果然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霞浦:淡的天,深的海,翻滚的云,朦胧的雾,还有一叶扁舟在海风中飘荡……这诗一般的意境不正是霞浦朴实、深沉、本真的美吗?

我赶紧精选几张“作品”发至朋友圈,写道:洗尽铅华,发现返璞归真的美丽。

多年后,我几乎忘却了在清迈的那些景点,唯独泰北夜色中那段行云流水和第二日的有惊无险,嵌入记忆的顶端。

十日谈

异地首夜
责编:刘芳